葉文敏公集

葉文敏公集

書

荅陳其年書

書

上冢宰書

某再拜謹奉書某官閣下伏見迫路喧傳皆言內三院侍讀缺出吏部啟奏欲令各部郎中與司業教俸升補中外無不驚駭如其僞耶固不必辨若果真耶則侍讀一官不凡較所可惜者朝廷之大體也本朝設立內三院自大學士以下置學士侍讀修撰編修檢討等官雖品級不同均有資啟沃佐論思之任世祖皇帝凡除其選每殿試諸進士後必親簡其才質

凡美者拔入史館讀書三年始許受職從未有他途得躐入者非獨愛此一官也以為天子左右之臣不可與他官同其進退非才德學行灼然在人耳目者不使居之朝廷之體固如是也況官以侍讀為名所以陪侍宸幄輔養君德其責尤重昔明孝宗諭內閣朕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欲選儒學之士入內侍讀待以師傅之禮蓋其官之見尊寵古今皆如此今一旦變更舊制不問其才德不考其學行但以郎中品級相次遞令升補此何見也哉夫向之重其官者非重其官也以為天子左右之臣而重之乃重天子也則今之輕其官者亦

非輕其官也以為天子左右之臣而輕之不且輕天子
耶其故曰侍讀一官不足較所可惜者朝廷之大體也
然世之人必有謂今內院之官猶夫人耳豈皆才德學
行灼然在人耳目者而可以資啟沃佐論思也乎此其
言又謬矣夫今內院之官非
世祖之簡拔則
今皇之遴選皆非冒昧叨此榮寵者也果若人之言則
司銜者何不告于
天子曰某也才德不充某也學行未贍不可以資啟沃
佐論思請賜罷斥而別求才德學行者以備資啟沃佐

論思之任使在廷翕然頌得人之美於不衰豈不休乎柰何以其人之可輕而并其官亦輕之也哉伏惟明公秉銓以來朝野咸有澄清之望必不肯壞朝廷之大體而某素蒙知頋苟有所聞若避小嫌而不以告是仰負明德也故輙罄其狂瞽之說幸寬其誅而察之

再上冢宰書

某再拜某官閣下某昨不揣愚鄙妄進瞽言自分必見怒斥及同與編修國對謂明公於堂中明公詞意殷殷告以此事誠知不可但出某公意雖復爭之恐不肯聽某退而思之明公於是乎失言矣某觀古之大臣體國奉公者三代而下漢必曰蕭曹唐必曰房杜姚宋宋必曰杜范韓富常一一考之蕭曹雖比肩事主未及於秉大政其同堂議論不可得而聞矣若史之稱房杜者曰玄齡善謀如晦善斷稱姚宋者曰崇之清通璟之守正各以所長濟其所短以成兩朝之治則是房杜姚宋未

嘗漫無可否相爲唯阿也至杜范韓富四人共事一主當時之人言其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蓋人各有心意見參差賢者不免決不肯爲苟同而皆出於體國奉公則雖意見參差不肯苟同而終不以爲相忤也國朝既以天下事統之六部而尚書之官特設滿漢各一人豈非以滿人天資沉厚忠直有餘而諳練明達或其所少欲以漢人之長而濟其短乎而吏部之掌視他部尤鉅其於進退人才是是非非之際苟有所見尤不當爲苟同也至於關係朝廷之大體必不可行如前書所云豈惟不當苟同而已即爭之可也一爭之不得即

再三爭之以至終不同可也

世祖末年深慮及此時令滿漢見有異同各爲一議坐令遵之則當守之意不但不欲其強同而且欲其必能爭也今明公旣知其不可復云出其公意雖複爭之恐不肯聽此真失言矣稽今古之人杜曰房必不肯聽而不以斷濟其謀宋亦曰姚必不肯聽而不以正濟其通韓富亦曰杜范必不肯聽而止爲下殿之和不爲上殿之爭則何以致唐宋之治而至今史冊猶樂稱道此數公也哉房不以杜爲忤而嫌其斷姚不以宋爲忤而嫌其正杜范亦不以韓富爲忤而嫌其上殿之爭則今日

之某公亦必不以明公爲忤而嫌其力持不可明矣某

之初聞議也深笑其妄曰明公在部必無此事也旣知

其真矣又竊念曰明公未之知耳知則必爭之此事終

不行也故敢以書陳於左右及承大命則明公旣爭之

不能得而欲聽之矣爭之不能得而欲聽之則某似可

以無言而復爲是喋喋者誠信明公有素欲以房杜姚

宋杜范韓富待明公而不敢以衆人待明公也言狂計

愚伏候采察

上馮閣老書

伏承台命令撰司寇公墓誌謹具槀一通奉覽者某處
司寇公門下二十年中間屏伏田里卑接士人以故司
寇公在憲府事未獲盡知及其家人寄到總憲時奏疏
一冊大小數十萬言偘偘切直無一不關國事民生者
反復欣慕繼以嗟惜某少讀史傳見古人事君所遇無
巨細必力諍辨諫爭至於禍福利害不爲錙銖計惜常
恨不生其時覩其人典之一上下其議論通籍來遇當
世士大夫大率謹學慎重陰拱嘿處未聞有一二卓卓
如此者則又疑史傳所載徒飾詞耳即古人豈誠肰耶

今讀司寇公奏疏前代名臣敢言者何以過方信古人
果不我欺然今之人所以不言者則以言一脫口斥逐
譴訶何所不有故不肯以其身輕試不測之險若司寇
公當日力諫止謁　陵及請早立儲貳其言戇激不難
犯顏色觸雷霆而
主上太度優容無少回忤公亦得保祿位以功名終則
今人所慮何必盡默某為此文於公前後諸疏雖不能
盡載其大槩皆以採入匪獨彰司寇公之直亦使天下
知吾
君明聖真有禹湯受諫之風而緘默自全者為有負於

盛世也伏惟閣下翊贊
聖朝將合羣策羣力以事
一人方今時除多難
當宁虛心求言更倍曩時而朝士積習如故廉幾秉鈞
者以此風旨曉示百官令在廷之上無所疑畏人人抒
竭忠盡不避忌諱如司寇公則讜論至計悉達
上前豈非厚幸竊謂閣下之心如是而未知當與否也
不揣狂妄輒敢布其爲文之意仰候裁示不宣

上熊學士書

某再拜奉書掌院先生執事某齷齪小儒放廢東海之濱殆將十年今春一旦補官赴

闕凉凉踽踽中朝名公卿未敢一接見獨及數及執事之門蓋常一登其堂而餘則為閽人之所拒退自忖度執事所守聖人之道而某所讀亦聖人之書時時欲就正以剖中心之疑而非私有求於執事故雖屢見拒而不知其趾之愈前也則今日倘許其一言也乎昨者講官缺出院中開列十四員顧其何人亦預斯列不勝慭愍然私心竊念天子講官尚宜得一二年長有學行之

士忝預其間不獨裨益
聖德且令海內喁喁知國家崇尚老成至意昔漢李太
尉常言朝會時諸侍中並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在上左
右不勝歎息今
朝廷之上英才濟濟所少者獨迂視闊步遲鈍木訥之
士耳此誠公卿大臣深宜留意者也其自忘出位之愆
擬講官議一篇抑聞孔子有言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深恐此議一傳人皆駭怪語出咎隨伏惟執事當代大
賢行義如伊尹之一介不取致主如孟氏之非堯舜不
陳雖其志未盡得行然憂

君體國之誠未嘗斯須少置若不獻之執事將誰獻者尚有不合亦望憐其狂愚曲賜矜亮秘勿示人使重得罪幸甚幸甚外急論三篇言雖迂濶不可見諸施行然其大指所存亦似當今

聖主所宜知者并以上獻少爲執事納誦之助

與慕方伯因天旱請停徵比書

某再拜某官臺下伏見近日天時亢旱執事步禱焦勞爲民請命而一月以來甘澤未降道路惶惶僕嘗誦雲漢之詩竊嘆宣王之世周之盛時也遇災而能懼又如此也然竭犧牲罄圭璧而如惔如焚有不能遽戢者矣及觀戒羣臣者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又曰大命近止無棄爾成然後知古人於民當災祲之來所以捍之禦之周之恤之不遺餘力故其民出萬死一生得延旦夕之命此今日嗷嗷之衆延頸深望於執事也竊念目前有一事其情勢極迫關係極大而在執事行之又極易

者顧得一陳之僕不敢他及姑就敝邑言僕前月某日過三橋四橋安亭茅葭浜等處其土素號高仰者則見人皆輟耕而嘆以不雨為憂又旬日過之則苗皆槁死向之歎者不知所之矣因而察旁近村落情狀相類者十多八九矣然其時附田之河猶足資灌溉也支流小港漸於壅者猶可人力疏通也而未見有從事者心竊怪焉問之則蹙頞對曰方今值此奇災官府新舊欠並徵小民晝夜棲楚鬻妻兒毀廬舍死亡奔竄不暇安能顧此乎僕聞之惻然今又適月矣近奉減事寬刑十日之令稍緩鞭朴而徵比未停民間驛騷如故又慮此期

將過不免用刑吏人催糧下鄉皆啼呼走避由此觀之
雖使天行無愆雨暘時若而追呼如此猶不得終事於
田畝也況非常亢旱尺寸之地皆須人力奈何責就斃
之命耕不毛之產乎僕以為不暫停徵比非獨高鄉盡
皆離散其餘耕落亦必相率而轉徙也竊計自今以往
一月內被災之田大半猶可厝救莫若停一月比較責
其民以專力救災州縣有司亦盡寢閣諸務一意商救
災之策度田高仰應最先營救者幾何稍次者幾何河
之淤塞應最先疏通者幾何稍次者幾何田若干一人
首視之再若干二人總監之疾苦則相問訊有無則相

勉勸賞其勤者罰其不率者果若是民相勸歸之猶下
令於流水也夫乖氣致戾和氣致祥自然之理百萬怨
咨之聲變爲歡愉之聲其所感召不必求諸陰闕諸陽
而甘霖之沛有斷然者矣寬一月之期而收數萬頃之
田全數萬夫之命其關係豈不重而情勢豈不廹乎僕
嘗以此告州縣之長矣度其勢非州縣所能行何則彼
蓋有詞矣以爲今日某檄下某項錢糧宜觧矣明日某
檄下某省兵餉宜撥矣守令惴惴孰敢爲度外之事計
非痛哭流涕告之執事不可也執事所統八州之大錢
穀出納最爲繁鉅畧通融其間固有不至扞格功令而

所濟無窮者直須一措當耳奚憚而不爲乎故僕謂孰
事誠易行者此也或謂國用孔亟今何時而議停徵此
大不然國之倚以完賦者民民之倚以辦賦者田無田
安有民無民安有賦此昔之人反裘負薪不知皮之盡
而毛不存也不待智者而悟矣且僕之請停徵一月而
已非遂終不徵也有如不俯其急奪其一綫之生十日
不雨盡爲焦土爾時
朝廷方將議蠲議折甚且如淮揚故事發內帑遣大臣
賑給倭散雖欲徵之其可得乎東南賦額抵天下之半
一歲之荒十歲之後不償爲國家計久遠如之何亓亓

爭此一月也於戲令之君子踏硒身名掏牽文墨其於百姓如秦人視越人此則非所廑於執事矣執事愛民如子痌瘝在身昔汲黯為郎奉使矯詔發粟以活饑民王望一郡守開府庫傾倉廩全濟億萬計況執事之來實由特簡億兆仰之同慈父則今日之責固有辦之不得者矣伏惟覽雲漢詩人捍禦周恤之義體汲黯王望憂國奉公之誠疾急圖之上弭天變下以收拾民心不勝區區期望之至

與友人論褚遂良諫立后書

足下昨與僕論褚遂良事以武后之立危及宗社遂良引義固爭之死不避大節凜然怪僕言其處此未合道深用疑訝足下殆未嘗覓僕之說也僕豈謂遂良不當諫哉所惜者不諫之於早待其事成而後諫卒無益爾何則古大臣之於君凡一顰一笑一言一動必兢兢焉謹而伺之以為人心邪正之端莫不有幾而邪念一萌尤易滋長不乘其幾而遏折之後將有不可折者高宗雖非令主然始猶齗齗拘謹尊禮舊臣不敢自肆彼其詣寺行香見武氏而悅之欲納之宫正斯須邪念之萌

耳使遂良於此時獨見其害急與無忌輩上列先帝之
嫌率百官廷爭之遣之出外一反掌間豈不甚易傾乃
忽而不察使狐媚之計潛行衽席之側及夫册立之日
思寵牢固羽翼已成然後抽笏叩頭奮死力諫遂使敬
宗勣之徒得乘其隙而排之以快中宮之憤身既糜爛
而國亦隨之亦可悲矣嗚呼彼婦之口可以出走邪正
不並立自古為然遂良宜以已顧命大臣忠言至計不
憂其君不聽而廢闔然既不得撓之耶抑其初未免隱
忍見事勢潰決不得已而以一諫塞責下解國人之謗
耶由後言之不可謂忠由前言之難乎其為智矣僕見

太宗問羣臣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而遂良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必以金玉忠臣愛君當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由是觀之遂良未嘗不知諫之當早也明於彼而獨闇於此僕故尤不能不爲遂良憾昔者周公輔成王王有小過則撻伯禽以諫霍光以昭帝年漸長知嗜慾令宮人皆爲窮袴古人事君防微杜漸有若是者遂良處此誠不可謂合道卻見迂誅惟足下裁示

與魏大理書

伏蒙先生見示

國喪持服儀注酌度盡善隆殺得宜世之略於禮久矣

倡明正論為時賢表率舍先生誰望自惟固陋既辱清

問輒質其中一二所疑捧抔土而增泰山掬細流以注

滄海亦君子之不拒也儀注謂

國毋崩三日後各官坐氊用紅者宜裹以白氊撤去剃

棍惟轎馬仍舊三日前未成服則否按禮父母有疾則

冠不櫛行不翔琴瑟不御言變其常也聞國大喪倉皇奔

赴視父母疾有加矣豈有三日之內入而出出而復入

輿服纂從反不變其常乎其謂改換坐褥撤去扇梲當在一閒

崩摘帽纓時摘帽纓不待成服則此亦不必待成服斷斷可知今雖事往無及然其理則似如此儀注謂二十七日內當以九日為小祥再九日為大祥再九日為禫

按禮期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先王之意以為人子之哀慕無有窮盡不可無以品節限量之既定二十七月之制而其中又分等殺使之以漸而除天道一周則哀漸衰而可以行小祥之制矣天道再周則哀益衰而可以行大祥之祭矣而猶恐餘哀未忘故復間一

目而後行禫之祭從此則去凶而襲吉今若儀注所云以月準之九日為小祥則是不必期而小祥也再九日而大祥則是不必又朞而大祥也再九日而禫則是大祥去禫反有九月也既無取其義安用仍其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某之心竊謂其不安也先生為世儒宗必有定見某特疑而未辨不敢不以相質倘有不合祈再一指示使不虛其請益焉

再與魏大理書

先生不棄愚陋以其言祥禫之義爲然至坐氊扇棍不必先撤又勤勤開示某雖一時尚不能無疑然事屬既往不敢復嘵嘵長者前以求必伸已說也承吏詢以前日各官奉

慰時應用何服各衙門署文祭應否用朱用墨某謂此等儀注前朝會典集禮兩書開載明白不知禮官何故不查明

題覆頒示各衙門使人人盡一遵守然其得失所關似猶非鉅也至如

聖懷未鮮今日各官仍應再行奉
慰禮否此一節則誠其欲言而未能者矣比見
皇上連日諭
國母梓宮所悲悼有加雖敦篤倫常足徵至德然伏思
之人君一身宗廟社稷百官萬民之主今國步艱難非
比無事之日所宜
聖躬節哀自攝此人臣之誼不忍默默者乃二旬以來
惟六科一疏奉
慰而閣部大臣反爾寂然先生果能倡此論力請諸老
一行使天下知班行中愛君有人所謂禮以義起豈必

諭從前此典有無耶其職當分撰
御製諭祭文昨所撰二次三次祭文前後皆略見此意
惓惓之私竊慕歐陽永叔蘇子瞻之風欲以文字托寓
忠藎冀一達
聖覧而閣中屏棄不用必以為迂且妄矣嗚呼景丑氏
之敬王則敬孟子之敬王亦敬此惟可與先生道之也
雖然其之所言者理而已若目下舉行斯禮中機宜當
聖心合衆論與否在先生自加斟酌非某所能知謹布
愚誠以答懇欵

與姚侍御先生論人才書

昨蒙先生枉過談論次深嘆人才之乏以為當今之急莫過於此某竊念人才固貴自立亦未有不由於激勸古之盛世非天下之皆君子爵祿以獎善刑誅以懲惡朝廷彰癉黜陟無有不當天下之安富尊榮常在君子故人之趨善者求斯獲欲斯遂而自不肯為小人也及世之衰亦非天下之皆小人賞罰淆亂賢不肖顛倒士之潔身潔行而困挫誅戮者比比皆是人情不甚相遠亦何樂困挫誅戮而切切於善而不為惡乎舍此就彼又其勢然也然則君子小人宜有定哉亦視乎激勸之

何如爾世之人動曰古今人不相及古人名德何等功業何等我何人斯而敢望之甚所之曰古今氣運不能無厚薄生才識不能無純駁然同此耳目心思則同此聰明智慮苟世之君子以其患得患失之念轉為砥節勵行之念背公營私之才轉為趨事赴功之才何名德之不建而功業之不立乎嗚呼使古今人果不相及而小人必不可為君子則已矣古今人無不相及而小人未始不可為君子顧令其沉溺蔽錮一往而不返此有識之士鰓鰓過慮為當世操激勸之權者惜也蓋輒式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某謂在下者以此自期待

則可在上者以此期待其下則不可天下豪傑少而凡民多聞世一出之士固不易覯也必曰如是然後謂之才則中人之類望於上之振起者謂何而古帝王張弛操縱更化善俗之功用皆可無事也是必不然矣鬱勃於中久矣位畀人下無由告之吾
君吾相茲幸先生言及一披露於左右倘有不合希賜
教答不宣

與梁侍御書

去歲得先生還臺信不勝忻悅距今一歲中間音問濶絕非獨性疎慵亦以尋常寒暄不足溷知己也伏見天子勵精圖治廷臣多先上書中外傾心想望太平獨未見先生一言私懷悒怏僕謂先生在今日宜言者三古自公卿之貴至瞽瞍庶人皆得進言於上後代設立諫官諫諍始有專職而本朝非臺省臣尤不敢越職言事先生之官爲言官宜言者一也或居其位而不遑其時丘暴朝事闇主不言則有緘默之譏言則有危亡之禍於是有明哲保身之

詭然君子非之以爲不任其事則當辭其祿今
主上聰明仁聖從諫如流言事不當者未嘗貶逐一人
以挫直士之氣先生縱不欲言其忍負我
君乎宜言者二也又或居其位逢其時矣其人學不達
古今之變識不明於治亂違章累牘米鹽細務無關國
之重輕則猶不急乎其言若先生之學達乎古今識明
於治亂此而不言則自棄其生平矣宜言者三也覺子
有言禮義廉耻國之四維今上自百官庶司下逮閭巷
衆庶依阿苟得溷忍無耻中于人心被于風俗僕觀史
冊以來未有時勢如此而可以興起至化者也夫政事

之未理民生之未𥙊財賦之未充盈獄訟之未衰息不得其人則已一得其人即可改亂而爲治惟此風俗人心之壞其機伏於無形而其禍發於不測弊非一朝之所積而害亦非旦夕之能去甚可懼也易曰履霜堅冰至今夫霜霰初下微陽所被可以立消及至堅冰之候則雖煦以春風照以杲日猶恐沍結而不解今天下風俗人心其爲堅冰久矣我

君在上嘉與一世維新所謂煦以春風照以杲日者其道安在先生負三宜言之責其可嘿嘿處此乎世傳韓退之爭臣論歐陽永叔上范司諫及王介甫上田正言

二書以為得朋友責善之義然僕竊疑三君子徒責其
人之當言而未嘗責其人之當言何事夫天下之利害
苟其人人能知則亦人人能言之矣奚獨賴于賢者哉
惟衆人未能知而賢者獸知之故天下望賢者之言甞
切而方其有待而未言則恒為之惓惓而弗釋也僕病
漸痊可今已上道計相見非遠近不多作文僅得送嚴
侍御還朝序一首并錄寄覽先生試觀之亦可知其意
之所存伏惟為時自愛不宣

與邱近夫書

去歲十月十日得兄所寄書及朱生哀詞一篇乃知令蓉之逝始而哀繼而喜反覆再四惘然若有所失而終之以大戚也夫賢人君子世不常有而況乎昔交遊之最厚者一旦聞其隕仆能無哀乎既而思之古之賢人君子多矣未有能終不死者而其姓氏常在耳目間赫赫如昨日事則有後死者為傳述稱道播其名于無窮也然曾鞏氏有言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不能信今而後傳今之蓄道德而能文章者舍兄其誰令蓉雖逝而天下之人必有讀兄文而慨然想見其人者是誠不得

不喜也然僕於兄之作不能無疑僕聞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何則言行者世所共見而心者藏于中而不可告語非其朝夕綢繆素稱莫逆之人不能一望而決也今蓉為人溫恭謙下凡事退讓獨于進取汲汲然不異世俗之為僕初相識時頗亦甚怪徐而察之知其自高魯以來代有顯人不欲于已墜其家世又其母老家貧欲博升斗之祿以娛其親非若閭巷小夫思竊一第以為光寵比也今兄序中但言其銳志功名得喪之際不能以道寬解則乃一躁進之士耳吾黨何樂此躁進之士而友之而兄又何樂此躁進之士而傳之乎是何知之

之淺而不原其心也昔管仲與鮑叔交分財獨多而不以為貪三戰三北而不以為怯幽囚縲絏而不以為無恥夫此三者皆辱身賤行世之所羞道而鮑叔獨取之者捨其迹而原其心也故管鮑之名傳於萬世竊意凡之於令容不後叔之于仲而令容之難知亦未若仲之難知也而凡已不能知之如此萬一士生不幸更有罣誤橫被誇議孰肯原其心而定其行者以是號于天下曰知己則亦何異塗路之人而重負此名哉至於死者凡聖賢之所重者之人或死於忠或死於孝伯牛之疾顏淵之夭夫子則委之于命歸之于天言其無可死之

道也今蓉汲汲禄養不獲如志齎恨以死稱之死孝可也而凡謂其死特因隸人之言發憤不堪亦異乎吾之所聞矣夫陳餘不受監吏之辱而張耳責其輕身韓信熟視淮陰少年而俛首出其胯下彼功利之士猶不肯無故輕死況讀書學道素愛重其身者乎太史公曰死有重于太山有輕于鴻毛若是者重然輕然就令有之不當為賢者諱旋僕嘗視司馬温公與范蜀公約兩人中一人先死則一人為立傳無他感知心之難得而又恐執筆者之非人則不足信于後也每念同時與今蓉友者無過于凡而凡又素有能文名為鄉里所信今其

言尚如是則他人更何可望此僕所以反覆再四惘然

若有所失而不勝其慼也不揆固陋謹攄所懷并偕作

衰詞一篇獻于左右有便幸示可否而教之不宣

與姜西銘書

前月某日足下自制抵崑叩僕之門投近文一卷命為之序嗣後于他處數數相見未嘗不以為言或日至三四若深望僕以不即為者僕之不為誠過也然其間有故亦似不可不白者僕初請足下文一二篇見其議論悉有原本而筆力馳騁可與古人相上下私心嘆異以為足下挾魁奇挺特之才出而將於大江南北所遇王公貴人及詞流墨客衆矣見足下之為人而愛之慕之類為游光而揚聲者不乏矣足下一無所取而惓惓弗釋于椎魯如僕者何歟是以疑之而未敢為也竊復自

念善相馬者必于驪黃牝牡之外善相士者亦然僕之椎魯遯于荒江寂寞之濱學與時違而言行少合於世世方共棄之而足下獨取焉宜其别有所見耶昔人有言天下之大得一人知己可以無憾安知足下非僕之一人耶以足下之嘉惠僕如此而僕草率以應命不可于是欲盡讀足下之文涉其籓籬而窺其堂奧然後竭愚意抒鈍辭以發明足下之萬一是以旬日以來區區之心伸紙濡墨欲為復止昨遇足下于某家索足下之文足下告以兩三年來實無意為文其一二存者皆勉強徇人之請未嘗有為而作今欲僕序之以行世亦非

有確然之見不過如近人之挾行卷歸竿牘以為相見之贄而已僕乃惄縮屏沮怏然失望恨足下自待之不厚而并量僕之淺深悔其向來鄭重欲為之意而卒不敢為之念于是乎决矣且足下亦知文何為也哉古之聖人得志行道其所為文散于禮樂刑政制度飛物皆無事于口語之間其後若孔子孟子不偶於世始退而著書立說以示萬世迄今觀删定之六經與其門人弟子之口述筆記者文莫大焉非苟然而已也下此史傳所稱文章之士學道者視之僅為游藝之末然其人要皆能自立視其文甚矜重不肯輕易揚雄作太元成費

人輩錢數萬求附其名卒不許張衡著兩京賦貴戚子
姓日造其門罕得識面韓愈家貧爲人作誌銘取其酬
以自給服衣食稍麤即不作皇甫湜爲于頔製碑文酬
以千縑拂衣而起王介甫撰錢氏墓誌其子孫求易一
字終不可得歐陽公不喜四六在西京幕府當作亦不
作撫子瞻亦言生平不誌墓自爲司馬溫公張安道碑
文外即奉朝命亦辭不就蓋古人之自重其文如此故
其是是非非毛髮不苟可以信於今而傳於後若夫挾
行卷飾竿牘以遊於世者此其志豈在文乎伺候於權
門奔走於要路百韻千言闒詞長語未同而輙前不介

而自宋皇皇乎若叩關抵壁燕秦遊説之士及取其詞觀之意興鄙倍文理偭背柳子所識用語助不當功令者往往而是而世今不察輙指曰某詞人某名士假令前代數子者生乎今之世其肯低首下心伈伈俔俔而出乎此哉不肯出乎此又肯捨一己之是非徇流俗之好惡漕毀而曹譽之哉嗚呼以足下之才宜與前代數子者相馳騁上下而其自待不過如此甚不可也以足下之自待如此而遂疑天下之操筆為文者自待無不如此尤不可也僕雖椎魯少即慕聖人之道其才雖不敢望前此數子亦蘄至乎古之立言者往居京師數年

未嘗敢與人談論唯爲汪君琬作一文序梁君熙作一

齊記其他不得已而有作亦必就其人一言一事合于

道者因而稱之尺寸不爽今者驟見足下謬謂好尚卓

卓時出儕輩方將忻喜過望思得一晝夜[illegible]足下之所有

然後徐吐僕之肝膈以相折衷而今已矣足下重自負

可也乃并僕而亦重責之至此哉豈足下戲言之耶抑

僕聽之不審而未能喻其旨耶不然者則足下游于大

江南北所謂王公貴人詞流墨客比肩接踵可以成足

下之名而序足下之文者豈少哉而顧惓惓弗釋于推

尊若僕者果何謂耶夫是以且疑且悔交戰於中謹陳

瀝於左右以明其卒不敢爲序之意唯垂聽焉

答金秀才書

伏蒙惠教詞高而旨深諷繹數四媿恧流汗不知所答世之喜文詞者多矣足下獨不屑屑流俗之好而欲求其有得於已者此僕之所以驚嘆而愕伏也然足下悵立言之難以爲士生乾道淳熙以後其於六藝之文諸子百氏之說擇之不患不正言之不患不純而歎未可謂之有得於已此則僕之所深疑而急欲一相質者也夫載紀以來能言之家何可指數其炳炳烺烺至于今日終不磨滅雖其言之偶合于道蓋未有無所得於已而能然者矣然求其擇之無不正而言之無不純也其

亢當之者誰歟意非孔子孟子不可也其他高第弟子子夏之徒猶不免入聞先王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兩者交戰于中其於擇之也幾幾乎有不正之懼矣仲尼沒而諸人各自爲師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于西方子游曰于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其顯而著者尚如此況性與天道之微乎則其言之難純也又可知矣夫以七十子之徒親承聖人之提命孰與夫生於孰道淳漓以後竊於諸儒之遺言緒論者也然猶不能有得而無失噫足下何言之易也姑如足下所言孰道淳漓

以後証據發明至此已極異同之見無可復設僕則謂考亭夫子其晰義持論固足紹孔孟而興絕學矣外若敬夫伯恭象山同甫以及文清康齋白沙陽明之學支分派別言人人殊豈可盡廢足下擇于其間度果能毫厘尺寸之無爽乎不能厘毫尺寸之無爽而欲其發而為言有大醇而無小疵也抑又難矣嗜足下何言之易也足下豈見世之儒者語性命談治道動拾餘唾滿紙炫然遂謂其擇之無不正言之無不純而病其無得於己乎譬諸下里醫師難經脉訣暗背熟誦問一答十應聲如響然其胸中貿貿如也不察其故而責其不能為

倉公扁鵲之事隔垣洞人之五臟豈不迂歟足下力學好古方將取六藝之文諸子百氏之說折衷定論亦患乎擇之未正而言之未詳耳擇之正而言之純無患乎其無得於己矣至於吞詞之妙足下今則已到古人地位荀卿曰良駟一駕駑馬十反僕雖百反安能冀足下之萬一哉曩在京師與我苕文往復辨難無所不盡今過足下如見苕文輒敢悉其謬論惟不鄙而教之幸甚幸甚

與徐生書

足下以墨劓剕宮大辟虞書並無其文呂刑始有之其曰苗民弗用靈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為劓刵椓黥劓即五刑之劓黥即五刑之墨也烏有苗民所用之刑舜仍用之者其為後儒之附會無疑僕竊謂虞書屢言五刑雖未詳其名然刑之有五已不待言孔安國釋以墨劓剕宮大辟漢時去古未遠其說或當有據亦未可知至足下以為呂刑始有則未敢信伊尹之訓太甲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武王之誥康叔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皆在穆王以前無俟考之他書始見足下豈忽而未之思

并古之王者賞一人也不曰我賞之曰天命有德刑一
人也不曰我刑之曰天討有罪否則賞爲僭刑爲濫傳
曰濫刑以逞刑加于平人而不當其罪之謂也苗民之
虐任季貨奸人以僇無罪意者濫爲劓刵椓黥之非而
非劓刵椓黥之果不可用也苗民所用之刑舜必不可
用則殊紂殺人湯武必不可殺人乎殺人猶不可廢而
他刑又盡可已乎尺下又以穆王知五者爲苗民之刑
不可用故代之以贖此又不然呂刑之墨辟疑赦其罰
百鍰之類謂於所犯之中有可疑者不遽赦之而以此
示其罰耳馬端臨氏言在周如王制之析言破律行僞

學非酒誥之群飲在漢如列侯坐酎金不敬將帥出師失期情雖可矜而法則當議者以此肴之肰夫故繼之曰閱實其罪蓋罪之可疑者則疇無可疑者仍致其刑非爲盡置刑而爲疇也果如足下言則穆王旣知其非不能除之而又借以鬻獄取貨此乃暴君汙吏之不爲而孔子大書特書載之於經有是理哉大抵古法有必不可行者井田封建且然況肉刑乎漢文易之以笞誠爲度越之見而非拘牽者之可及也

與吳無錫書

去秋京口還艤舟錫山執事親枉車騎僕始獲覩丰采犖犖可敬愛固心異之矣抵家日太倉吳祭酒過僕道執事敬禮賢士見一善傾身下之若飢渴之於食飲也僕因嘆今人不下士久矣乃有折節如執事者耶今歲八月過秦太史於虎阜稱執事如祭酒而加詳焉祭酒太史不妄譽人者也僕于是益念執事不置既伏思執事所治乃四達之境而有好士之名士之景合響附者輪鞅樓於郊而屨舄錯於户矣不知亦有一二人爲足副執事之敬禮而相得益章者乎方今之士俊偉光明

者少齷齪卑瑣者多又俊偉光明者招之不來齷齪卑
瑣者麾之亦不去以執事負好士之名洽四達之境心
所恍者俊偉光明之倫身所接者齷齪卑瑣之輩必格
格不相入不相入必中懷厭惡中懷厭惡必菲薄當世
而有謝絕賓徒之念吾恐從此執事之庭無一士之迹
矣乃如言者云云執事之好士愈久愈篤豈欲效昔人
市駿骨者希一遇其真耶嗚呼天下甚大豈繄無人無
亦相須之殷相遇之疎耳以僕所知有慈溪姜君某其
人卓有志操又文彩彪炳超軼儕耦可謂俊偉光明之
士足副執事之敬禮而相得益章者但其性峙耿介連

歲客吳中鄉人宦吳者肩背相望未嘗一覯其面㘣在太史座中聞執事之賢僕碁之白生常執不見之節若無錫公者亦可不一見之乎姜君匿笑弗應揣其意非不仰企門下特患無因而前耻於自屈僕一時感觸遂忘與執事相知之日淺輙以一言瀆聽蓋自幼讀書好觀史傳見在上者好士而不得其人在下者負奇而不遇其主或異地而相思或隔代而追慕未嘗不撫膺太息於其閒恨不身爲之駕而作其合則今日之不能嘿者非爲姜君亦非爲執事直感夫奇士之閒生知己之難遇欲使嘉賓賢主會聚一堂形合志孚如塤箎之

嗚和而膠漆之牢固道路喧傳指爲盛事區區之心以是爲快爾抑又聞之古之長吏有薦士之權若吳公之於賈誼暴勝之之於雋不疑非獨敬禮之而已又升之於朝以共爵位今

國家之制非三歲大比不得貢士姜君雖賢執事格于令甲度不獲如古薦士者惟其經年旅食衣裳芻粟之需僕馬舟楫之費甚爲可念則傳所云廩人饋粟庖人餽肉諸侯養士之典猶在踵而爲之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葉公好龍真龍降之掩面却走以僕向所見今所聞非爲執事慮者若以僕言不足信則姜君固與祭酒太

史素喜執事試質之以為何如也

與張秀才書

某白秀才足下伏蒙示新詩一卷諷繹數四令吾舌撟而不得下何詞之工而才之多耶敬羨敬羨其中驚人篇一首語尤怪奇瑰麗可喜可愕然揆諸古作者之旨似有未盡合者請為吾子陳之僕聞卜氏之序詩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然君臣父子之間有直致之而不能者則或托於閨房婦女纏綿悱惻以寓其感憤無聊之意十五國風百五十七篇男女相悅之辭居其半關雎桃夭至化之首其所稱述亦不過情欲無私之事而聖人錄之為經後世尊信之者豈非

以發乎情止乎禮義雖其言近於褻昵而志之所在貞淫之辨如黑白之不容掩於屈宋之為騷也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於臣蘇李之贈答也興别離則引征夫思婦為喻叙懽愛則借連枝鴛鴦為比流連往復一唱三嘆令人感嘆奮興而不能已豈特言之工哉其和平忠厚油然以生者雖千歲之久其志皆可考也至於元祐之會真韓偓之香奩秦少游晏叔源輩作為樂府倡狹邪妖冶之趣其言非不工矣而考其志無可取焉故醇儒莊士嚴斥之以為戒由是觀之言之本於志不可不慎如此僕誠未知吾子之志然即吾子之

言考之則有可疑者矣我子年甚少身列爲士宗周之
制士見於人介以學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致其情儀
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
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爲之先焉所以
別嫌而愼微也我子於今譬諸未字之女守身之道以
禮自防者宜何如而其言乃類鑽穴踰墻目挑心許者
之所爲此曷故歟且夫古之懷才負異不能嘿嘿而布
乎人知者其立言亦有道矣摽梅之詩曰求我庶士迨
其吉兮序以爲文王之教行而男女能及時以相求也
曾子建美女篇曰佳士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

噭安知彼所觀此皆守身之士以禮自防者所當然也安有一見欲狂三生一笑如吾子云云者哉竊意君子讀書明理其志必不出乎此也特自炫其文詞而筆墨之所至未暇持擇耳然恐天下之人不察其故執吾子之言而疑吾子之志以爲行已之累是僕所甚惧也以吾子之才騰天潜地何所不可苟能知立言之有本而反求志之所在維上泝國風之遺而與唐宋蘇李諸人並馳爭騁未知孰先而孰後矣元稹韓偓秦少游晏叔源輩之足云哉僕聞不直則道不見吾子通懷樂善必不以鄙言爲犯攷敢布其區區

與陸處士書

某白巽王先生足下僕觀古讀書學道之士有千萬人毀之不懼而一人毀之則戚戚而憂千萬人譽之不樂而一人譽之則沾沾而喜者矣此其故何也蓋士之讀書學道者特立獨行其所求常在上古下今前賢往聖之際而不肯同流俗合汙世視夫囂囂嗷嗷群毀而群譽者不啻鴟鳶之爭而蝸角之鬬也其以是搖我心而動我守云哉然而我之所求固在古今賢聖之際不屑屑于世俗矣而其吐而為言者未知果合于道乎否乎假令無一人焉聞道先乎我者為之非其所非而是其

所是我其敢遽信而無疑乎則又汲汲焉孳孳焉以求其所欲就正之一人而此一人者遠或千里之外而近或跬步之內難或需之數十百年之久而易或遇之居平握手飲食談笑之間跂而望之一朝而獲之或一字之褒或一詞之貶其憂也非憂其毀我也憂夫我言之不合於道而急思改之則其喜也亦非喜其譽我也喜夫我言之合於道今而後庶幾可以自信而已矣僕之齒四十矣讀書學道雖不敢自比于昔人然其所求未嘗不在古今賢聖之際也中間從事往還朋友二十年日月甚久其或見僕之文而毀之譽之者不乏人焉僕

落落莫莫都無介意一時之人瑑而喙之或以為騃或以為戇甚者以為狂易為傲慢噫騃與戇僕所不得辭也狂與慠僕其敢出乎此哉僕常怪韓退之言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竊念孔子大聖問禮問官猶不敢封已以自足況後之學者乎然以為斯道甚大知之者鮮不辨其賢愚執塗之人而與推可否較得失則又犯聖人不可與言而與言之戒世之人徒見僕閔焉嘿焉無所短長而不知其汲汲孳孳以求其所欲就止之一人者固未始頃刻忘也伏惟　先生隱居海渚有卜商子游之文學季次原憲之高行患今之儒者空談性命

滅裂實學獨守聖賢之遺經博蒐漢宋以來諸儒之說
折衷其論成一家之言僕之欽挹非一日矣而又獲之
跬步之內居平握手飲食談笑之間於此之際而不出
其文以丐片言之是非去其所疑而決其所信則僕真
騃耳聵耳狂且慢耳何以自解乎昨者奉枝雜文二十
篇乃蒙　先生推許過當兼聞於友人處稱道不絕口
僕私自媿豈我之文果能合於道歟抑　先生之為人
猶拘世俗之見而為毀為譽未免徇人之情歟徐而思
之僕之文果未能合乎道也而　先生之為人又非肯
效世俗之毀譽徇人之情者也意者見世之立言者支

離漫漶不可收拾而若以僕之文猶有一隙之明或可望其幾乎道者不憚誘掖獎勸之以與其成立歟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言其以至微之物而獲至重之報今僕之所投者不及木桃之微而 先生之為報者乃過瓊瑤之重平日所冀幸而不可得者忽然得之則其沾沾而喜也又豈能自已歟故謹以書聞於左右伏祈再賜一言之教以壯其氣使僕堅其所信而益知自勉焉

與二顏書

比承來訊審知孝履安善甚慰承委撰先公墓表久不報命非敢忘也深惧一時輕諾無以仰副仁孝之意故遲遲不敢遽為也既又思之世之有可言者必待乎能言而能言者尤必待夫可言者為之言然後其言信夫所謂能言者非獨學問之博文詞之美也惟其是非好惡一本人心之公而不拘時俗為去取爾某之學問荒矣文詞陋矣獨其硜硜之鄙不肯背公道而輕狥時俗則確然自反而無愧焉生平讀書見忠孝節烈事咨嗟涕泣必為稱道誦說況生當吾世有至孝卓卓如先公

者文序其後人不秉命操筆紀其事豈非踊躍恐後者哉某嘗見歐陽永叔自詭其文比司馬子長為人作墓文一則曰名可朽文不滅再則曰我銘其藏斯人不亡若其文章之力真能榮辱人者竊謂永叔當日假令不遇范希文杜祁公及尹師魯蘇子美諸人或氣節功業掀天揭日或懷負異才遭時排擯所延至死怨憤悲鬱可以供其鋪張特寫而徒與村翁里媪販夫牧豎稱述家常瑣事吾知語言雖工而千載之下必有掩卷而不欲觀者矣於戲孰謂能言者之心其有待於可言者不更急也哉信乎先公加惠某甚厚而特未知某之文章

彷彿古人萬一否也謹錄一通寄上臨經悚仄不宣

答陳其年書

僕愚陋無足比數猶蒙記憶遠辱手敎勤勤懇懇謬推許以文事僕少失學長隨世網忽忽廿年自罹大故崩痛之際形衰精竭偶有覧誦過目輒忘何暇懐鉛執槧理經生之業耶有虚辱望靦顔無已竊有一事不敢不聞諸足下者僕嘗讀歐公與陳員外書以爲尺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即疏以僕忖之歐公之言不過謂當時作書之體過於繁重類不相知者之爲耳其於朋友之間稱名署號未嘗有所不安也今觀足下賜僕之札其自署名乃如後進之嚴

事其先生長者何哉僕自癸巳甲午間過足下金閶舟中嗣後他處一再相見雖不敢希款㳂之遊然未始不可謂之羣居平日肩隨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者也爾時足下懿英俠藻文譽甚高僕私讀足下詩賦雜文竊漢子山孝穆不圖復見雖為執鞭猶所欣羨計足下今日所少者一第耳然當世貴顯之士通文學諳典故詎有出足下右者哉而乃屢自貶抑如此昔人常致謹於書體繁略之閒而足下忽自枉于名號稱署之際以之施於貴公巨卿猶不可況僕名位卑卑不踰中人又忝夙昔從遊之雅肩隨齒序跪拜起居如弟兄者乎豈

足下果如世所云浮道之文陽相尊者之爲耶不然重
御僕之不肖不以道義交遊期我而姑用世俗之禮遇
之即以之自處則失已以之處人則失人僕恐賢者不
爲也是以繼歐公之說而有請爲未由會面臨風結想